晉察冀日報

（抗敵報）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創刊　地址：晉察冀邊區

第一〇五四期（本日出版一大張）

定價：每份零售一角　按期計費（郵費在內）

在與敵人作最後決鬥的嚴重關頭上，我全邊區軍民必須從各方面把自己武裝起來，我們必須繼續發揚五年來邊區軍民堅持團結、堅持抗戰的優秀傳統。

以空前團結英勇，奮發的精神準備和敵人展開反掃蕩反蠶食的艱苦鬥爭，這就是我全邊區軍民對敵人的政治陰謀應有的唯一的回答！

敵襲阜平所暴露之政治陰謀

昧辛

九月底，敵人奔襲阜平。在這次的軍事行動中，我們發現了敵人重大的政治上的陰謀，除已被我揭穿者外，還有提起各方面注意的必要：

一，敵人所到的一些地區，與去年及過去任何一次不同，裝作不燒不殺，不大事破壞。在×區，敵人走的時候，居然還打掃街道，有些老百姓家的窗紙破了還給糊上，用了老百姓的東西，放回原來位置。對偽軍有違犯群衆利益的，當衆毆打，並宣傳這樣的話：「我們（敵人）來專打八路軍的，不打老百姓，不損害老百姓的東西，我們搶的是八路軍的，公家的。我們這次來保衛老百姓秋收，你們不要跑，跑出去沒有出路，打起仗來，槍子沒有眼睛，憑不住碰到誰身上，家裡比跑出去保險得多，你們為什麼跑出去找死，你看玉茭子都熟了，豆子掉在地裡生芽了，勞苦了一年，眼看吃到嘴的東西又吐出來，叫它白瞎了，多麼可惜呢？我們在這裡，你們還不趕快回來收割，等什麼……」

二，對被俘的老百姓，施行小惠，旋即釋放，如在×區給被捕群衆吃大米豬肉（吃不了還帶着）；在×區敵翻譯官對被捕群衆說：「你們都餓了吧？」就給他們白麵餅吃；「你們願不願跟上走給？」不願意就放你們回家去，趕快回去收割莊稼！」放走時每人還發一盒紙煙。

三，對堅壁到村外的東西，敵人大加破壞，對未堅壁的放在家裡的東西，敵人不加損害，說：「堅壁到外面的東西，都是聽八路的話，不是好老百姓的」。在×區打開窖洞說：「沒有八路的東西，不要動」即又把洞蓋上。

四，在某些地區，見了老百姓的豬雞也不要，甚至在×村一小孩子見鬼子到了面前跑不脫了，就把手裡的一隻雞遞給鬼子，這個鬼子故作高興的說：「好好小孩的，不要的，」就把雞扔在地上，並說：「皇軍不要百姓東西的，來保證你們的，你們不要怕的」。

五，對老年婦女裝慈悲。在×區敵人見老年人說：「你這大年紀跑出去幹什麼？你老人家快回去吧，在外頭餓了病了的，你家年輕的都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也不管你。我們家裡也有老的小的和你們一樣，咱們都是一家人，不必怕……」

在×村有一婦女，見敵人來與其幼子跑散，敵人令一偽軍把孩子送給她，並說：「你孩子都不要了，往那裡跑？放着安生日子不過，你跑了和尚跑了寺，快領上孩子回去吧！……」在×區×村人說，大日本皇軍又不怎麼你們，待你們挺好，你們光聽辦公的人被擄的二十四個人中有許多婦女，鬼子說：「太君不准姦淫的，如有人姦淫，即報告太君。」（但這些「太君」以個別談話為名，把這些婦女全都姦污了，連其中一十四歲幼女都未幸免。）

六，有些地方，明恤暗傷，白天不殺人，晚間偷殺（如×區老百姓說：「睡一覺到第二天的早晨就不見了，光見炕上有血」）又如在×區對一被打得頭破血流的群衆，敵人故作驚奇，就加以撫慰，追問是誰打的。對被俘幹部似的人，敵人也故意優待，而對受傷失去戰鬥力的戰士，即極盡殘暴加以殺害。

從上面這一些事實，我們很明顯的可以看到，敵人是在這裡玩的一整套政治陰謀：

首先我們認識到，邊區軍民的英勇團結，不屈不撓的殺敵精神，是敵人所最畏懼的。五年來敵人的任何殘暴獸行，都不能使邊區人民放下戰鬥的武器，相反的，敵人愈是殘暴，我邊區軍民愈是英勇。尤其去年秋季反掃蕩中，敵人所加給邊區人民的災難與痛苦是空前的，是一種人類歷史上空前殘暴的獸行，邊區的每一個人民從老年到婦孺，都抱着沉痛的記憶，敵人知道邊區人民是不會為任何暴力所屈服的，因此，他就想在這次奔襲阜平的軍事行動中假裝出一幅「不燒不殺」的面孔來，企圖軟化我邊區人民之仇敵心理，企圖從精神上來解除我邊區軍民的戰鬥武裝準備。敵人的這種用心，是險惡的，當然也是很可笑的，因為生長在邊區的每一個老百姓誰都不會相信敵人會改變他殺人的天性，「黃鼠狼給雞拜年，不懷好意」，這是邊區民衆每個人所熟悉的一句諺語，而且五年來的事實，已教訓了每個邊區人民，他們飽嘗了敵人的燒殺擄掠與姦污的血痛苦，這是血海深仇，是一筆非用敵人的鮮血來償還便不能消除的血債，人們不到敵人的最後死亡，是不會放下武器的。

邊區的八路軍是邊區人民的子弟兵，他們是血肉相聯不可分離的整體。正是因為有了這樣軍民間的團結，才能在五年來粉碎敵人的屢次掃蕩，保衛着晉察冀邊區的土地。這一點也是敵人深深知道，也是敵人所最害怕的。因此，敵人就企圖製造謠言，來中傷八路軍，製造對照的事實來挑撥離間我軍民間的團結，敵人的企圖是想使邊區人民解除武裝，那時他就可以到邊區來任所欲為了。用不到說敵人的這種用心是陰險的，但也是可笑的。因為在邊區，沒有人會相信鬼子的謊話，五年來的事實證明了，以英勇不屈的戰鬥精神來保護邊區人民的生命財產的是八路軍，是邊區人民的子弟兵；而五年來以獸性的殘暴殺戮邊區無辜人民，搶劫邊區人民的財產，姦污邊區的婦女的，則是日本鬼子。

我們還認識到，邊區人民的堅強的組織性，邊區人民的各種抗日政策、他們的清舍空野工作，他們的爆炸與游擊活動是敵人所最害怕的，因此敵人就企圖在這次軍事行動中，以欺騙手段來破壞我邊區人民的組織性，破壞我們的戰時政策，清舍空野等工作，使人民是懷着這樣打算的。當鬼子到來時，民衆要老老實實待在家裡不要動，把東西都放在屋裡不要藏，這樣「皇軍」到來，就可以任所欲為，任意驅使與搶掠，而不致遭受我民兵的襲擊，不致遭受飢渴了。然而敵人的這種想法也是很愚蠢很幼稚可笑的。因為邊區人民從五年的事實中親身體驗了敵人就是強盜，老百姓的器物和糧食都是敵人搶走和損壞了的。去年秋季敵人把捉到的人運到東三省，遭受了無可言說的奴隸一樣的痛苦與屈辱，這種慘痛的記憶還活在逃回來的老百姓的記憶中。在另一方面，邊區人民則都知道：在每次的反掃蕩中，由於我們的清舍空野工作，由於我民兵的游擊活動使鬼子遭受了無法解決的物質上的困難與軍事上的打擊。無論在什麼時候，沒有任何人願意把自己的東西送給鬼子的。

至於說到敵人對待中國婦女的態度，那是連一種最下賤的野獸都做不出來的殘暴行為，而敵人全都做出來了。從抗戰以來，敵寇在中國土地上所做的姦淫獸行，是無法來叙述的。在去秋反掃蕩中，我們廣大的婦女同胞遭受了日本獸兵的蹂躪。她們在被姦淫後，會集體的被殺死，被迫着作裸體跳舞，會有的母親懷中的幼兒被敵人奪過去摔死，再加以姦淫，以致成了瘋婦人，這些事實是今天每一個邊區的老百姓所深深記在心底，而以含淚的仇恨心理來做回憶的。而在這次敵人奔襲阜平時，居然要擺出「皇軍不姦污婦女」的面孔來了。敵人企圖以對待一二個被俘婦女的偽善行為，來消除他對邊區婦女所欠下的血債，並且達到它將來更大規模的（不是用暴力而是以欺騙的方式）姦污的目的。敵人的這種用心，當然是愚蠢的，但同樣是幼稚可笑的。因為沒有一個邊區的婦女會相信鬼子的欺騙行為，會消除她們五年來所蓄積的對敵深仇，而且就在這次敵奔襲阜平時，如我們上面所舉的一事實中所見到的，婦人仍然是繼續遭受其姦污獸行。目前在敵人佔領區，人們正在遭受着空前的苦難，並陷到無底的黑暗深淵中，敵人所進行的最大的暴惡之一，就是對廣大的中國婦女的姦污獸行，這一罪惡事實，是敵人用任何巧言所不能掩飾的，因此，「皇軍不姦淫」的謊言，是永遠不會被中國人民相信的。

至於施行小惠，假仁假義，那是敵人的一慣技倆。敵人搶掠了廣大中國人民的糧食，衣物，財產，然後拿出一頓白麵來，拿出一盒紙烟來，拿出一點糖菓來欺騙中國人民和小孩子，一個敵人把中國老百姓打得頭破血流，另一個敵人再來假言安慰，或者在白天說好話，到晚上就把人殺了。敵人把老百姓的房子點了火，而污蔑說是「八路軍殺人放火」——敵人的這一切欺騙技倆，早已為每一個邊區的老百姓所看穿了。

敵人這次奔襲阜平，它的政治陰謀，就是想用一種偽裝的和善面孔，來欺騙邊區人民，來企圖改變邊區人民對敵的醜惡下賤印象，軟化邊區人民對敵的仇恨心理，想用各種造謠與污蔑來挑撥我軍民間的團結，破壞我之各種抗戰政策；這樣企圖整個地來解除我邊區人民的武裝，妄想達到它摧毀邊區的企圖。這一事實表明了：敵人已經不相信自己用任何法西斯暴力能夠征服晉察冀邊區了，因而就採取了與其侵略戰爭本質絕然相反的政治欺騙手段，如我們在上面所說的，這種欺騙手段是不能取得任何效果的。

但另一方面，我全邊區的軍民必須深刻地來認識敵人用心之陰險，手段的毒辣，而百倍的提高警惕，不容有絲毫忽視與麻痺的心理，敵人的欺騙技倆在有些地方是很巧妙的，敵人是善於迎合某些人民的落後性與苟安心理的，敵人更是善於顛倒黑白，混淆是非，造謠污蔑，從來是敵人的慣例。我全邊區的軍民必須學會辨別事實的真象，及時地來揭穿敵人的一切欺騙宣傳，在任何時候不要上敵人的當，我們必須認清：敵人到中國土地上來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奴役中國人民，搶掠我們的糧食資財，使中國人變為日本的牛馬奴隸。——在任何時候敵人之這一基本目的是不會改變的。

已臨到死亡綫上的敵人，在今後對我之軍事進攻與政治陰謀必將更加瘋狂，更加毒辣，在與敵人作最後決鬥的嚴重關頭上，我全邊區軍民必須從各方面把自己武裝起來，我們必須繼續發揚五年來邊區軍民堅持團結，堅持抗戰的優秀傳統，敵人最痛恨我邊區人民的子弟兵，因而就想來中傷他，我們就必須更加來愛護他，敵人最害怕我邊區軍民的團結，因而就想來破壞它，我們就必須更加來鞏固它，敵人最害怕我全邊區人民的組織性，因而就想來瓦解他，我們就必須更加來堅持這種鋼鐵一樣的戰鬥組織性，敵人最頭痛我們的清舍空野工作，我們就須更加堅決的來執行各種優良戰時對敵政策；不讓一粒米，一根柴能夠為敵所利用；以空前團結英勇，奮發的精神準備和敵人展開反掃蕩反蠶食的艱苦鬥爭，這就是我全邊區軍民對敵人的政治陰謀應有的唯一的回答！

冀中南劉寨 我與敵激戰斃傷其百餘

新華社冀中二十日電：上月三十一日黃昏，東劉河（文安北）敵偽一部出動，包圍我某部，於南劉寨當即與我展開激戰。沖殺二小時，我軍予進犯敵偽以大量殺傷後，即利用暗夜向東南突圍，並擊潰其截擊部隊。待附近敵偽馳至，我已勝利轉至外綫，此役斃傷敵偽近百，我僅傷亡十餘人。

敵在冀中各地推行奴化教育

本報訊：敵寇在冀中安平深澤定縣等地，普設新民小學，改換課程，灌輸漢奸理論，奴化思想，並在各設有賭場妓館，同時在曲陽南關及定縣孔莊子修廟，讓民衆燒香磕頭，並大量發展新民會、一貫道、共進會等迷信落後組織，以統治民衆破壞我抗日工作。（[illegible]）

紅軍續克十三城鎮 德三師團全部被俘 納粹軍卅萬陷絕境

頓河攻勢迅速進展

蘇情報局所發特別公報稱：「二十四日，我軍仍繼續於斯大林格勒附近採取攻勢。西北路我軍前進四十公里，佔領休羅維、維甚諾諸城及車站，頓河曲我軍前進六至十公里，佔領齊摩夫斯甚、卡米辛卡、布里欽雅雅、帕爾克普卡、托勒科斯托維夫斯卡雅，與西羅提夫斯卡雅。克勒特斯卡雅之西南，我軍將已被包圍之德三個師團，連其司令部全體與將領一並俘獲。斯城之北，我軍進佔伏爾加河岸上之托米林，亞卡托夫卡，拉托善卡。城南我軍前進十五至二十公里，克復沙多窩衣，與烏曼柴窩，帕勒格魯茲尼兩據點。二十四日一日之內，我軍俘敵一萬二千，連前共計三萬六千人。由十九日至二十四日，據不完全統計，我軍計俘敵大砲（各種口徑在內）一一六四門，坦克四三一輛，飛機八十八架，卡車三九四〇輛，戰馬五千餘匹，砲彈三百餘萬發，槍彈一千八百萬發，其他軍用品正詳細統計中。二十四日，敵軍棄屍一萬五千名。」（本報特譯：莫斯科二十五日塔斯電）

斯城工業區 紅軍着着進展中

斯城工業區紅軍正掃蕩德寇，着着進展中。二十四日白晝，計殲敵九百人，佔領西北重要高地一處。

敵軍被圍一部，經長久鏖戰，已向紅軍投降，他段紅軍突擊某處敵機場，毀敵機二十五架，俘其完整者十七架。南路紅軍擊殲敵步兵三聯隊，俘坦克五十四輛，大砲九十一門，臼砲五十七門，電話綫一百公里，機槍一百挺，毀敵坦克三十六輛，大砲三十一門，飛機六架。二十四日之夜迄二十五日晨，工業區紅軍續有進展，南郊佔領高地多處，殲敵四百餘。西北區，擊潰敵步兵聯隊一個，克復堅固防禦工事一處，他段亦有大批俘獲。城南路紅軍某部殲敵官兵三千餘，毀敵武器輜重極多。

內魯齊克區，紅軍包圍敵軍一部，正聚殲中。圖阿普斯東北，據合衆社訊，克復據點四十五處。摩茲多克紅軍殲敵二百。

列寧格勒綫，三日之內，紅軍殲敵六百餘人。西北綫各地，亦均有局部性之戰鬥。

據二十四日路電稱：斯大林格勒區內反攻之蘇軍，繼續向頓河草原推進。成千蘇軍大砲卡車，及坦克車利用平底船及汽船渡過逐漸凍結之伏爾加河。據最近所獲報告謂，納粹軍正自車爾尼雪夫斯卡雅南撤。又訊：蘇軍三軍團現正迅速包圍斯城數約三十萬之德軍。該軍處於頓河及伏爾加河約四十哩之草原上，已與其根據地隔離，顯已陷於絕望之境。

莫洛托夫函赫爾 讚揚北非盟軍勝利

華盛頓二十四日路電：莫洛托夫今函赫爾，讚揚盟方在非洲之成功，謂足可加速軸心之崩潰。原函內稱：盟國軍隊在非洲之成功，預示給予德意以毀滅性之新打擊，加強我方軍事勝利及一切愛自由之民族必能摧毀公敵希特勒之保證。

玻、厄兩國總統 赴美訪問

拉巴斯二十四日路電：玻利維亞總統，已應羅斯福總統之請，允赴美國訪問。

華盛頓二十三日路電：厄瓜多爾總統德爾李湜，應羅斯福總統之邀，訪問華府，羅斯福總統親往歡迎。

瑞典觀察家稱： 德無法解救其斯城孤軍 頓河冬季防綫亦成泡影

倫敦二十四日路電：路透社派駐斯德哥爾摩記者電：此間僉信：苟德軍不克阻止斯城南北兩方蘇軍之前進，則過去三個月已在伏爾加河要塞前大流血之軸心軍四十萬人，均將就擒被殲。此間軍事家預料德軍將於最近數日內，沿普羅勒塔斯卡雅，與斯大林格勒間之鐵路綫及斯城與伏羅希洛夫格勒間之鐵路綫發動攻擊以阻蘇軍前進。若干觀察家又信：德軍已無力重創敵方，以解斯城之圍，僅盡量救出被圍之德軍，撤向羅斯多夫，伏羅希洛夫格勒方面。苟蘇軍仍行前進，或確保其過去四日內所已得之陣地，德軍似已不克在頓河區建築冬季防綫。昨日（廿三日）蘇軍在前進中迭獲勝利，收復車爾尼雪夫斯卡雅，（距綏拉菲摩維契區之起點約五十哩，約當斯城與伏羅希洛夫格勒兩軍之中點。）此區蘇軍作戰之目的，概在向南攻進，俾與欲自克拉赤渡越頓河之蘇軍會合，此等軍隊，刻正擴展其已得地區。另一股沿北高加索鐵路向科特尼爾科佛綫攻進之蘇軍，亦將向東北攻擊，俾與克拉赤蘇軍會合，克拉赤與阿比剛諾羅爲間之防綫，爲頓河區德軍脫逃之唯一出路。據阿夫通報駐柏林記者稱：德方承認德羅軍已被迫向後退卻，去年自莫斯科撤軍之際，所用「彈性防禦」一詞，而今又適用矣。

美共致電印共書記 謂美國人民已認識到援助印度人民的義務

新華社莫斯科專電（遲到）：美國共產黨全國委員會書記約西，致電印共書記，原文如下：當斯大林格勒防衛者的輝煌史詩教導着全世界如何獲得自由——教導着一切愛好自由的人士必須以及如何反對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時候，我們接到印度兄弟寫的親切祝賀，實覺榮幸！你們正努力聯合一切人民與民族的力量以求獲得民族權利，並防衛印度免使遭受納粹野蠻主義的蹂躪。歷史確定的使中國和印度人民的民族解放機會與全世界人民反對希特勒主義，爭取民族自由的共同道路，聯結起來，確是一件幸運的事。我們美國人民深深認識到自己在援助你們鬥爭上的特殊義務，相信我國依照你們的建議來起積極的影響乃是可能的，正如爲民族解放而鬥爭的印度、中國、非律賓及一切人民（包括目前歐洲被佔領區的人民）毫不懷疑他們爭取自由的事業，是與斯大林格勒及中國英雄們的事業不可分離一樣；我們美國人民也有義務盡量利用我國的巨大影響，來幫助消除於充分利用他們的資源及人力時的一切障礙，以便與我們的資源與人力聯合起來打敗希特勒軸心奴役全世界的鎖鏈。每一個增強印度人民保衛國土、反對軸心侵略的事業與意志之措施，均足以加重全世界這一要求的力量，即立即在西歐建立第二條戰綫，來保衛英美與一切國家的人民，打破希特勒軸心對蘇聯的集中進攻，並迅速實現勝利！（按印度共產黨中央，曾於九月十八日致電美共，望其敦請羅斯福，轉促英政府立即釋放國民大會諸領袖，允許印度建立國民政府）。

英政府人士演說 敦促援助中蘇

美游藝界舉行援華募款音樂會

英殖民部次官麥克米倫，二十一日在某城聯合援華募款會上演說，對中國抗戰軍民表示敬意，並望英國人踴躍捐輸。麥氏稱：「中國人民之戰爭，即吾人之戰爭，吾人之戰爭亦即彼等之戰爭也」云。英海相亞歷山大，最近發表演說，力促以軍火、飛機等繼續運往蘇聯和中國。另訊：亞氏二十一日以支票兩紙交予中蘇兩國大使及爲兩國舉辦醫藥救濟會募款之羅斯夫爵士，數達七千五百鎊。

紐約合電：游藝界各部門明星百人，二十日午夜爲聯合援華募款，假紐約市舉行音樂會，紐約市長拉加維亞亦爲名譽贊助人之一。

英軍攻克兩要地 利比亞艾爾阿吉拉附近

突尼斯西北德軍前鋒敗績

二十四日中東軍聯合公報發表，英軍追逐向艾爾阿吉拉潰退之軸心軍於二十三日克哲達比亞與吉亞洛兩地。又據二十四日摩洛哥廣播訊，艾爾阿吉拉以西三十哩已有戰事發生。二十二日美轟炸機隊襲擊的黎波里，收效極大，西西里與巴勒莫與撒丁尼亞三島亦曾遭盟機轟炸。

突尼西亞激戰正繼續中，美法軍隊擊退突尼西亞北之德方先頭部隊，英軍亦在沿岸猛擊敵軍。比塞大與南部之加培斯港會遭盟國空軍猛烈轟炸。據北非盟軍司令部路透社訊：軸心軍現大量增援，向突尼西亞前綫增援，故盟軍前進之速度亦因之稍緩。

法屬西非全境 悉聽達爾朗節制

倫敦廿三日路透電：達爾朗將軍今日在阿爾及爾發表廣播演講稱：法屬非洲之居民，余今有佳音報告諸君，法屬西非已自願聽余節制，因而表示彼仍忠實於貝當將軍之西非高級委員布松瓦將軍與西非陸海空軍總司令巴勞將軍，俱有開明之愛國心，現已參加吉羅德、諾格兩將軍與夏德爾總督一致之行動。爲保衛法屬非洲計，吾人已採取正確之途徑，願諸君以有紀律與愛國之精神奮起相隨。法國萬歲——詞畢，即奏法國革命曲。

倫敦二十三日合衆電：自盟軍據有巴西對岸之達喀爾港並深入比塞大及居西西里海峽要衝之突尼斯後，盟方控制北非之行動顯已至最後緊要階段。

紐約二十四日路透電：赫爾國務卿宣稱，美政府與馬提尼克所訂之新協定，其範圍包括西半球全部法屬地，法屬圭亞那，亦在其列。

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雪梨訊：澳洲工黨在此間召開大會，通過決議：（要求）予澳洲共產黨以合法地位。

盟軍北非獲勝後 偽政府人民極度不安

德國意籍工人罷工

塔斯社日內瓦訊：美軍在北非勝利登陸後，布達佩斯政府人士陷入混亂狀態。過去數日國會休息室內，每夜均擁滿議員，討論目前局勢。會議上某某有親意傾向的閣員稱：「目前匈牙利必須將運至德國的物資減至最低限度，停止派 [illegible] 蘇聯前綫」。「戰爭不久即將 [illegible] 臨匈國邊境，[illegible] 種情況下，[illegible] 已無同盟國可予效助，勢須 [illegible] 自己力量，此外尚有若干 [illegible] 力主修改政府政策。

新華社延安二十三日電：塔斯社內瓦訊：數日前匈京布達佩斯曾有百餘人被捕，押於集中營，其罪名爲「散佈謠言」。近布勒森地方四十餘人因傾聽外國廣播而被捕，其他若干城市實際已宣佈緊急狀態，下午六時後巡邏，即檢查行人云。

新華社訊：德國社電：塔 [illegible] 意籍工人，因遭軍火工廠中 [illegible] 的虐待，要求發 [illegible] 動。受彼等 [illegible] 意。遣 [illegible] 不允回家 [illegible] 局 [illegible] 罷工，將 [illegible] 至工黨人 [illegible] 槍決。

國內外大事

斯大林格勒以西頓河河曲方面，紅軍的反攻進展得很快。二十四日一天，在西北一路又前進了四十公里，克復了十三個城鎮，俘獲德軍三個師團，其指揮部和三個師團長以下所有將官都被擒，還繳獲大批槍砲飛機和戰馬；西南一路進展十二公里，斬獲也很多。紅軍攻勢猛烈，沒法抵擋，德寇士氣一落千丈，簡直是兵敗如山倒。看樣子，希特勒這裡的陣勢，現在是難以收拾。而且留在斯城和伏爾加與頓河間的德軍三十萬人，正遭受紅軍三個軍團的猛攻，斯城守軍也已經開始穩步進攻，這批德寇大有全部被包圍殲滅的可能。

北非利比亞英軍在艾爾阿吉拉方面的進攻很順利，連續又攻佔了兩個要地，同盟空軍已開始轟炸的黎波里港，比塞大港灣也遭到盟機的轟炸，突尼西亞的法軍在突尼斯以南向意大利軍隊進攻，意軍已經被迫後退。達爾朗將軍向非洲人民廣播說，現在西非又回到法國人手裡來了，我們要保衛我們法蘭西國土，打倒希特勒！

新幾內亞的盟軍已經佔領了哥納，離布納也只二里來遠了，瓜達康納爾島上，美軍陣地又向前推進了十六公里，戰事還在繼續的進行着。

新幾內亞 盟軍左翼佔領哥納

瓜島美軍陣地伸展十六哩

太平洋海上盟國潛水艇活躍

新幾內亞方面，二十三日盟軍左翼佔領哥納，並向沙[illegible]安達推進，右翼亦佔領安達德利角，美軍一隊現距布納僅一千二百碼（約二華里），現布納周圍及哥納附近全線陸空[illegible]事甚為激烈。布納區現以河水泛濫，作戰行動頗為不便。又[illegible]訊：盟機轟炸新幾內亞敵機場，投下千磅炸彈甚多，敵方損失奇重。

所羅門羣島方面，瓜達康納爾美軍自馬塔尼可河繼續向西推進，敵軍在×布萊及馬塔尼可河上游仍甚活躍。美機二十二日夜，襲擊敵方陣地，予敵重創。據二十四日路電：美海長談稱：瓜島日軍有增援可能。但美軍正在該島日夜[illegible]邏。美軍陣地現伸展約十六英里，縱深則有四英里。日軍[illegible]力在瓜島西北端，據美方防綫十八英里，惟甚為分散。又據巴黎廣播日本官方消息，所羅門羣島刻有一海戰在進行中。美海部對此未加批評。

太平洋海上盟國潛艇甚為活躍，敵方航運感受極大威脅。據二十日東京廣播：盟國潛艇近在菲律賓近海擊沉敵艦一艘，並擊傷其他船艦。

英美空軍 連日出襲緬越

美駐印空軍將繼續增援

英機二十三日襲緬甸，飛至阿恰布機場轟炸，未遇日機起飛迎戰，惟在強襲勿魏時曾遭日方戰鬥機截擊，但無損失。同日夜英機襲緬克的拉機場，除跑道被炸外，場上起大火多處。

美陸軍第十機隊之重轟炸機，二十二日再襲瓦城，所有二十日未被命中之目標俱經炸毀。二十二日並機猛襲越南北部，敵方要根據地海防，投彈達十四噸之多。敵方除巨輪一艘被炸沉外，碼頭倉庫均有重大損失。

美陸軍駐印第十[illegible]司令比塞爾二十四日談稱：美國重轟炸機曾自美飛印需時六十小時十二分鐘。美駐印空軍將繼續增援，比氏詳述美機之作戰情形稱：美國用於轟炸緬甸之重轟炸機，未有一架被日高射砲或日機擊中者。

國府賑濟委員抵延後 延安各界開會歡迎

新華社延安二十五日電：延安各界於二十[illegible]日晚六時在邊區參議會大禮堂[illegible]歡迎國府賑濟委員會委員鄭延卓（前誤為鄭廉卓）、專員梁建華，幹事張良丞（前誤為張良丕）諸先生；到黨政軍民各機關學校幹部千餘人，會場至為歡愉熱烈，首由邊府林主席致歡迎詞，對國府對邊區之關懷及鄭、梁、張諸先生風霜勞苦深致謝意，並將邊區實施三民主義之實況略有敘述。次由鄭先生致詞，鄭先生願以團結苦幹精神與邊區同志相砥勵。末由平劇院演出平劇，至午夜始散。

新華社延安二十三日電：國府賑委會鄭延卓、梁建華、張良丞諸先生於二十二日下午乘車赴魯迅藝術文學院參觀，鄭先生等下車後，在文化俱樂部稍事休息，即同周揚院長及呂驥等同志陪同赴音樂、文學、戲劇等部參觀，鄭先生對各部教學情況詢問甚詳。並稱：返渝後當將魯藝之實際情形告知大後方文化界。

英議會訪問團接待記者 談此次訪華觀感

中央社重慶二十四日電：英國議會訪問團於二十四日晨十時半在國際宣傳處招待中外記者，到六十餘人，首由王部長世杰致詞，略稱：英國議會訪問團此次應蔣委員長之邀，訪問我國，深受各界熱烈歡迎。此行影響中國人民極大，至其對中英合作之影響則可由將來之事實表現。繼由四位團員答覆記者所提出之問題。問：「貴團在渝兩週來所獲得之印象如何？」艾爾文勛爵起立答稱：「吾等此次所得之最深刻印象，即貴國人民所表現之堅毅精神。無論在各學校、生產工廠、兵工廠及其他各方面，均充滿克服艱難迅速邁進之現象。」問：「貴團此次與中國政府對於中英問題有無具體討論？貴團對於中國派訪問團報聘之問題有無提及？」勞森答稱：「本團並非代表政府，不能與中國政府討論任何有關政治問題。」衛德波稱：「如中國派訪問團至英國，英國朝野當極表歡迎，藉此益增進中英兩國友誼。」問：「英國打擊敵人之戰略係先擊潰暴日抑先擊潰納粹？或同時將德日擊潰？」衛德波答稱：「余意與英國民意對擊潰日本與德國並無區別，惟在戰略方面言，英民意願先擊潰德國。在此僅對戰略言，並非為一原則問題。」某記者旋提出兩個心理問題：「第一，貴團由倫敦出發至中國後，在心理上有無差別？第二，到中國後與中國人民暨林主席蔣委員長及各長官接觸後，從心理上中國對英國抱着何種希望？」艾爾文答稱：「本人三十年前曾來中國旅居約一月左右，今昔相比，已有天淵之別。今日之中國人民生活已紀律化，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嚴格從事訓練。日前同人等參觀學校、工廠及中央訓練團等處，一切一切均顯出蓬勃整齊之現象，同人等至為感動。此種堅毅精神，必可擊潰敵人而獲勝利。」勞森繼謂：「中國所望於英國者，在戰爭進行時以戰時供應品為最重要，英國願竭力協助。即在戰後，英國人必願助中國成功一自主自助之民主國家。」衛德波則謂：「中國戰後之希望願工業化，對重工業方面更能自給。對此要求，英國及其他各國當投資援助，惟此須視中國政治之穩定與担保情形而定。」

前解放日報總編輯 楊松同志病逝

新華社延安二十三日電：解放日報前總編輯楊松（吳紹鎰）同志，積勞過度，致患疾病。今年一月入中央醫院醫治，最近病勢轉劇，醫藥無效，竟於今日上午十二時二十五分溘然長逝。此間文化界及報館全體工作人員聞此噩耗，一致痛切哀悼。楊松同志治喪委員會已定於二十五日上午十時假軍事學院禮堂舉行公祭，並於同日出殯安葬。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解放日報前總編輯楊松同志病逝後，博古、陸定一、余光生等同志即前往辦理善後事宜，於黃昏時入殮。親視含殮者除上述諸同志外，尚有楊松同志夫人杜晴同志，中央辦公廳鄧潔同志，中管局方仲如同志，青記延安分會代表及報社工作同志多人，入殮完畢，即由專車將靈柩運至軍事學院禮堂，清涼山上，現正連夜趕修墓塋云。

[illegible]四日電：中央社訊：英議會訪問團二十二日晨[illegible]參觀天府煤礦。[illegible]九時前赴國際電[illegible]參觀，並收聽英廣播公司之廣播，十時赴中央日報及大公報參觀。

青海茶卡鹽池 食鹽蘊量極豐

可供世界二百年用

西寧二十二日電：工業考察團十六日赴都蘭察視茶卡鹽池，二十二日返西寧。鹽池鹽質甚佳，蘊量可供全世界二百年之用。去歲運銷省外祗五萬担。工業考察團所取行程經湟源，跨日月山，過蒙古草原，沿青海南岸西行，溫源六月降雪，過日月山後，沿途河渠交織，野草繁茂，極目千里，渺無人煙，只見牲畜成羣，野馬奔馳，此地為天然農牧區，稍經墾殖即為良田。

邢台沙河等縣 敵寇抓捕壯丁

送井陘煤礦作苦工

新華社太行二十三日電：邢台、沙河、臨城各縣，敵人連日四出抓捕民衆送往井陘煤礦。平漢沿綫居民極感不安。據十月十六日由井陘煤礦逃回民衆談稱：礦內生活極為惡劣，每人每天雖可領到一斤小米，但人多鍋少，想做一頓飯要等很多時候，且工頭一叫下礦，沒吃上飯的也得餓着肚子上工；工作時間名義上是一天八小時，但實際上僅上礦下礦至少也得四小時，由於礦內設備不好及不衛生，工人每天至少要死五六人；礦石經常塌下，每次起碼壓死或受傷四五十人，礦內屍體也從未被好好的掩埋過，敵人現又在礦內抽調一部份青年，往為「滿」受訓，因此礦工十分不安，均設法逃跑。

英機襲德

倫敦二十三日路電：英機昨夜襲擊德境之司徒嘉德，我轟炸機十架未返。

倫敦二十四日路電：英空軍今再越海岸襲擊德交通綫；據空軍部公報，我機飛越海岸作攻勢巡邏時，曾炸傷海峽中敵運輸一艘，並襲擊德北部鐵路目標。

保衛印度

孟加拉省立法會議 建議省當局徵兵十萬

加爾各答路電：孟加拉省立法會議，二十日決定請求孟加拉省長「迅即向主管當局建議，由孟加拉省人民中徵募士兵，至少徵募十萬人用以保衛全印度，尤其保衛孟加拉省，預防敵人進攻」。該會決議一致通過。

倫敦三十日路電：十九日上午英轟炸機於戰鬥機護衛之下，襲擊緬甸巴科庫之日方機場，彈落於跑道交叉點及各分散據點。我機在阿恰布作照相偵察飛行，證實本月十日敵方商船一或二艘已在碼頭以北沉沒。

西南路攻勢的第一幕

眞理報通訊

夜是冷的。

被沉寂滲透了的前綫，如同在酣睡中一樣地。這時傳令兵送給指揮員一個信封，部隊集合了。大家都凝神地聽着指揮員在宣讀着從這個信封裡抽出來的一張指令。

「可怕的我們與德意志法西斯尋求報償的時鐘在響了。我們要擠出敵人的污血，以償還我們的妻子兒女和我們紅軍戰友的鮮血。同志們，攻吧！」

砲聲衝破了拂曉的靜謐，一顆顆的砲彈向着敵人掘好了工事的地面上落去，它們洞穿了所有覆蓋着敵人身體的搭着各種掩蔽物的戰壕。接着，臼砲隊也開始在發動，濃厚的黑煙，和撕碎了的血肉，整個佈滿了敵人的陣地。

重砲和臼砲轟擊了兩遍以後，當紅軍步兵配合着坦克開始向敵人突擊的時候，敵人的戰壕裡，仍不斷地在爆炸着我們射出去的砲彈。戰士們滾過去了。沿着射擊壕和交通壕，他們在[illegible]破壞着層層的工事。敵人舉起手來的，我們俘虜了他，頑強抵抗着的，我們要了他的命。

敵人的防禦在我們的攻勢之下，淪於破產了。南進了十公里，我們再轉向西，這時我們已繞出了敵人的後方，粉碎了他所有的防禦工事，逃的逃，降的降，敵人是再也沒有力量抬起頭來的了。這一路上，敵人拋棄了無數的供應車輛，和團隊輜重台，然而，我們為着急於前進，連收拾它們的功夫都沒有。

這樣全綫的突襲，與用各部隊的配合，向着敵人的整個防禦工事的縱深的攻擊，是已經獲得了成果。敵人看着斯城以南他們的部隊吃了這樣的一個敗仗，於是他們的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師團和空軍大隊却增援上來了。但雲層的障礙，使敵人的飛機沒有法子飛得比樹梢更高一些，這用不着我們的戰鬥機，我們的步兵戰士，便已經足够降伏他們的了。同時我們的坦克和騎衛隊也已經突進了敵人的後方。

我們收復了好幾個車站，俘虜了成千的俘虜和無算的戰利品。

勝利的攻勢，還在繼續着。（本報特譯）



祖國的歌

冰采

血從帕米爾高原的峯頂滴到太平洋的碧波裡
狂風怒號，轟轟的雷鳴閃閃的電
暴雨挾着海的嘯聲，岩石斧鑿而去……
哦，看啊，一切存在的峯頂立着我們中華民族唯一的血
先人與神的巨大的形象——向海去
劍嘯着，劍嘯着，以無敵的光榮照耀一切的民族……
啊，我若非生於苦難的中國
我怎會濺血地歌唱，生命獻祭祖國的愛呀
看吧，可現在有什麼人在反對我們中華民族的存在呀
使我們變成了倒懸的民族，被壓迫的奴隸的民族的
是來自那裡的侵略者的火與劍的刦掠
一年又一年的，在我們的土地上殺戮我們的同胞呀
哦，你契丹嗎？你匈奴嗎？你氐羌嗎？你鮮卑嗎
你勇悍的韃靼人嗎？還是那與沙漠為友的蒙古？
幾千年來我們祖先勇敢的血液滴到的地方
像草木披靡於狂風之前，你們都潰敗了
去了！不敢再來覬伺我們聖潔的版圖
而在這古樹慈愛的濃影下休息你們的手足，以兄弟的友誼呀
哦，兄弟呀，我們是愛和平的，我們是滿足的民族
雖然苦，能夠生活就好了，我們不要別人的東西
但是還終於成了罪懸了
暴風從海上吹來，東鄰的強盜闖入國土
懷着征服的慾念，如食屍的鳥獸
日本人啊，你對我們的作惡為了什麼
難道你要富足地生，我們就應該貧窮地死嗎
難道你要做暴君，我們就應該永世的做奴隸嗎
不！兄弟們，像人一樣地活，我們是需要的
以祖國的光榮相號召，我們反抗了，勇敢的戰了
血流着，從山到海，向自由
戰啊！戰啊！不能屈辱地生，就勇敢的去死裡求生啊
看啊！狂風怒號，我們的江河揚起洪波
黃沙蔽天，我們的山啊，擲出巨石
我們的森林啊，我們的草原啊，我們的湖泊啊……
哦，土地啊，激盪着仇恨的力，上刺刀，向敵去
無知的島寇啊，你懂得我們的力量嗎
不是你要我們屈服，現在是我們要把你送進墳墓了
你的無知的邪惡已大大地破壞了我們的友誼
還要和平嗎？——和平不是你的了
哦，兄弟們，戰啊，堅持到底的戰啊
直到祖國必然的曙光降臨時
從我們偉大的黃帝軒轅氏到二十世紀的民主共和國
歷史啊，我們開始裁判了
時間，暴君，戰爭，洪水，和火災
會經埋葬了多少邦國，在破舊的歷史裡
哦，祖國啊，我們如果不能為你的生存繼續去戰爭
我們將要帶着枷鎖去進墳墓了
起來啊！起來啊！切齒的對着惡魔起來啊
為着祖國的自由，為着和平起來啊
為着我們的生命，為着祖先光榮起來啊
為着正義，為着最後的裁判起來啊
不屈服於幾千年來的災禍
難道屈服於最後兩年艱苦的戰爭嗎
永遠像獅子一樣猛勇的戰啊
像我們的祖先一樣光榮的戰啊
難道現在屈服於這東洋小島上的海盜嗎
哦，從帕米爾高原吹來的狂風啊，吹吧
吹遍大海掀起山似的波浪啊，更勇猛的吹啊
轟轟的雷鳴閃閃的電啊，熱情矯漲力量啊，擊碎一切的惡魔
飛起來啊，岩石啊，黃砂遮蔽藍天啊，推開烏雲啊
讓我們回憶起我們祖先光榮艱難的創業
用我們神聖的血洗去懲罰敵人無恥的血啊
從戚繼光將軍的平倭到奴隸的二十世紀的崛起
這是歷史最後的裁判了
哦，激戰啊！激戰啊！雙手捧出生命來，捧出一切力量
時候到來了，反攻！從山到海地殺回去
潰敗的敵人，就被殲滅在我們的土地上啊

九四二、十一、二三、深的平山的山裡。

蘇聯游擊隊

活躍在德佔領區的

塔斯社通訊

在蘇聯前綫與被佔區僅「游擊隊」一字，便使德軍恐怖萬分。這種現象可以從德國官兵許多日記和家信中看出來。最近卡佩爾士兵在致其妻的信中稱「此地所有平民均攜帶其家中牲畜離開村莊參加森林中的游擊隊，我們每日都遭游擊隊的襲擊。當我們到車站取供應品時，游擊隊向我們射擊，他們在路上埋設地雷，我們每夜都在戰壕內，以防突然襲擊。

正。我們將不能征服游擊隊，他們的數量不斷增加着」。

白俄羅斯、列寧格勒、奧勒爾、斯摩林斯克、契爾尼科夫、威米契以及許多其他地區的游擊運動會實行規模宏大的襲擊，游擊隊奇襲鐵路公路，無情的消滅希特勒匪徒，並破壞橋樑、軍事根據地、倉庫、電話、無綫電等，彼等給予敵軍以重大的損失，造成使法西斯侵略者不能抵受的條件。

德軍指揮部已無數次被迫承認蘇聯游擊隊在德國佔領區的活動造成德軍嚴重的危機，德軍企圖以最殘酷的方法粉碎人民的解放運動，他們不斷派遣武裝「討伐隊」至游擊隊活動的地方，但無任何收穫。

游擊隊給予希特勒匪徒的重大打擊，可從下列事實看出：最近兩月中，在明斯克某區活動的游擊隊，並毀公路橋樑二十五處，摩托車十八輛，焚糧食庫五座。該游擊隊在與敵人的戰鬥中，斃敵官兵一百八十一名。

在×××××地區活動之某游擊隊，在一次組織得很好的進攻中，擊斃希特勒匪軍三百名，炸毀開往前綫之德軍車一列，游擊隊與配有坦克車及裝甲車之德軍，在這一次惡戰中，德軍被擊斃達四百名，游擊隊毀敵裝甲車二輛，機關槍二十挺，載軍火之大車八輛，炸毀敵軍火站數處和破壞間隔堡壘三十座。

游擊隊員瓦西利的英勇事蹟可為游擊隊典型的勇敢的模範。瓦西利接到命令去炸毀敵人火車，毫無猶豫地帶着地雷潛向鐵道出發。為了避免被發覺，便匍匐身於冰冷的沼澤中，等待着瀰泥吸濟他的身體，他感到不可忍受的寒冷，一直到火車走到眼前了，他始爬出沼澤，到火車前德守衛軍的前面佈置地雷。既已如此接近地雷，載重的火車不能及時停車，於是連士兵與所載的軍用品都翻倒出來。此次希特勒匪徒五百名斃命。

游擊隊員明欽科在某一次戰鬥中，英勇的受了傷，但他並不離開戰場而繼續作戰。明欽科因流血過多被德軍所俘，在被詢問的時候，他不回答德軍官之任何詢問，於是希特勒匪徒決定當衆殺死他。據其行刑者稱，明欽科一直保持沉默，但在最後數分鐘，他突然高叫「開槍罷，我決不出賣我的國家，決不回答你們的質問」。

青年的游擊隊員加爾維我着一個手榴彈，將手榴彈繫於小棍上，潛至德軍司令部，利用軍官們集合的時機，將他的「禮節」從窗戶擲進去，因此德軍官被斃十二名。

（新華社延安二十一日電）

法西斯德國人力的枯竭

（參考資料）

從人口的對比上來看，今天法西斯侵略者統治下的人口不過二萬萬七千萬人，而反法西斯各國人口則有十五萬萬人。這裡我們看同盟國的人力要比軸心國大五倍半。同時又聯想到盧登道夫的「總力戰」裡的話來：「在近代的戰爭裏面，雙方軍隊數目的多寡常是決定戰爭的勝負的，若是把這忘卻而自滿於小量的人力來源，那就是大錯特錯了。」拿破崙也有類似的話：「上帝永遠與人數較多的隊伍同在。」今天希特勒人力的枯竭，就注定了他的惡運。

在一九四〇年德國連同被佔領的捷克和波蘭，其人口總額為一萬萬零七百三十五萬人，德國本身加上奧地利人為七千九百七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一人，在這裡，年在十七至四十歲的男子約有二千萬人。這是德國服役人力資源之全部。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說明：至少要有服兵役的百分之三十，亦即六百萬人，必須留在國防工業中工作，方能供給消耗。因此德國能為武裝力量底補充和擴大募集的不過有一千四百萬人。德寇在進攻蘇聯以前，就陣亡了三十五萬人，受傷的六十六萬六千人，而在蘇德戰場上的損失，在一年的戰爭中，德國軍隊陣亡的受傷的和被俘虜的共約一千萬人。從今年六月十五日到現在德軍傷亡的最少也有二百萬以上，這種損失對希特勒是帶着毀滅的性質的。這就是德國能為武裝力量的全部坍台，因此希特勒又異想天開，想利用僕從國的兵力吧？利用僕從國的人力吧？叫工人農民上前綫吧？等等不一而足，但究竟如何呢？

長期的侵略戰爭是流血的消耗戰，巨大的損失，以至於使希特勒德國內清一色的軍隊，而變成烏合性的軍隊了。在蘇聯戰爭的一年當中，意大利、羅馬尼亞、匈牙利每個國家，損失了四十萬人，芬蘭也損失了三十萬人，這些都是做了希特勒的替死鬼，這種損失對它們是不可補救的創傷，但對希特勒卻是無濟於事，而且這種臨時烏合性的隊伍，正是一條構成希特勒陣容內部崩潰的必然的路綫。

德國工人已有一千萬人以上應召入伍了，因而目前德國比上次世界大戰時還感到更嚴重的勞動力的不足，勞動力資源底枯竭，對德國經濟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現代的戰爭，需要大量為再生產各種軍火物資的工作入手，德國國內勞動力的後備軍已經完全用盡。現代戰爭；在工業大規模發展的國家內，國防工業最少需要有與前綫的戰士相等數量的工人工作，才能供需相應，而德國前綫上的戰士至少有六百萬以上，連上已經武裝起來的已達一千二百萬人之多，而在軍事工廠中工作的工人，則不過四百萬人。戰爭的經驗又告訴了我們，軍隊與後方之間的人力比例為三與一，就是說，今天的戰爭，必須在工業，農業，以及運輸等企業工作的有三個人，才能供給參加軍隊的一個戰士，試問德國後方有生產能力的人力能達三千六百萬人之巨大數額嗎？這是希特勒至死也克不服的困難！

德國人力的缺乏；軍事工業達二百萬以上，農業勞動力之不足亦達六十萬人，工業中代用品業之工力，至少缺乏五百萬人左右。德國伊斯丹堡報紙估計，工業生產，因人力之不足，已降低百分之三十，婦女佔全體工人的百分之三十八，在農業上則田地上長滿了野草。有四十萬的重肺病患者，全部被送進工廠。希特勒為挽回戰時生產車輪的遲滯起見，在一九四二年春它已經掠奪了外工三百五十萬人，而目前則有六百萬的外工，在過着牛馬生活。但這數目絕不能滿足德寇的需求，彌補德寇之損失，供給希特勒之大量消耗，由於奴隸一般的生活條件，他們工作能力亦極為低落。希特勒損害了他們的健康，然後送他們回家去，這些殘廢者只能增加他們本國人民的無窮痛苦，[illegible]

[illegible]

（溫小石）

更正　本報第一〇四九期第四版左下角[illegible]詩第五句「[illegible]」[illegible]特此更正。